

我们察哈尔

□ 陆令寿

到了新疆温泉县,听得最多的是“我们察哈尔”,那语气充满了察哈尔的自信与豪气、浪漫与坚强。“察哈尔”成了一面光荣和骄傲的旗帜,成了各民族团结和睦的信念。

温泉县城是一座只有约8000人居住的袖珍小城,整个县域人口加起来也只有八九万。别看人口稀少,这里的文化积淀却十分深厚,旅游资源也很富集。古墓葬、古民居群落、石人群、古岩画、古城址遍布全县。当地朋友建议我先看看城东南的察哈尔蒙古西迁戍边纪念碑。

7月,地面被骄阳烤得滚烫。冒着酷暑登上具有蒙古族特色的纪念碑,鸟瞰温泉县城,红顶黄墙或红顶蓝墙的建筑错落有致,星罗棋布。城的北面是阿拉套雪山,南面是别珍套雪山。山上的雪像白色的帽子,在阳光下闪耀着雄奇的光芒。蓝天白云下林带纵横,卡鲁河、温泉河就像两条金色的丝带,串起了美丽的城市和村镇,把独特的高原风光点缀得如诗如画。这座西域小城真的很静、很美!

纪念碑坐落在博格达山上,主塔有三层。“三”在蒙古族中是吉祥数,象征着美好吉祥。主塔高17.64米,象征着公元1764年察哈尔部从张家口西迁至温泉。主塔两边有8座小塔,分别代表察哈尔八旗。纪念碑下方有一组西迁戍边群雕,奉命西迁的官兵在大帅的统领下骑马挥师西进,铁流滚滚,一往无前,势不可挡。

“察哈尔”是“汗之宫殿卫士”之意,指大汗护卫军。在古代蒙古诸部落中,察哈尔部英勇善战,以“利刃之锋刃,盔甲之侧面”著称,曾造就“蒙古中央万户”的辉煌。清朝初期,察哈尔部被清廷编入八旗,征战南北,屡建奇功,深得清廷皇室信赖。18世纪中叶,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后,两批察哈尔八旗官兵先

后奉命西迁至温泉一带戍边卫国。

在纪念碑一楼展厅墙上,用镜框悬挂着察哈尔蒙古西迁戍边历史大事记。清乾隆年间,第一批西迁的察哈尔官兵分四队从张家口等地出发,携带2800匹马、1000峰骆驼及3万只羊,浩浩荡荡,场面十分壮观。为了让这些西迁官兵安心边塞,清政府拨出专款给每人发放银两,还帮助他们娶妻成家。第二批西迁官兵从济尔噶朗图塔拉启程,他们在途中常常迷路,断水断炊断牧草,千难万险,艰苦卓绝。到达目的地时,他们衣衫褴褛,牛羊损失大半,溃不成军。传说当时清政府曾向官兵许诺,在边疆守满50年后,可以返回故里。远离故土的察哈尔官兵,无时无刻不思念他们的故乡。凝视着宏伟的西迁群雕,我仿佛听到那首《察哈尔八旗》之歌:

徐徐升起的太阳,在一片朦胧的烟霏里。我们的故乡察哈尔八旗哟,不知离这儿有多远……

冉冉升起的太阳,在一片弥漫的云雾里。咱们的故乡察哈尔八旗哟,不知离这儿有多远……

歌声是那样深情真切,充满打动人心的力量。或许是故乡离得太远,抑或是博尔塔拉太美,这些察哈尔人渐渐断了思乡的念头,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土地,与这儿的山山水水融为一体,真正做到了“献了青春献终身,献了终身献子孙”。

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,迁徙可谓家常便饭。然而,这次察哈尔人的迁徙却是划时代的,因为它是由朝廷亲自组织,有计划有目的地大规模进行的,其宗旨是屯垦戍边,维护边境的安宁与和平,与其他为了生存而自由迁徙的活动显然不能同日而语。可贵的是,这些戍边卫士在艰难的岁月中不仅守住了这片美丽的国土,而且传承了生生不息的

大中华精神。今天,这种精神基因仍在戍边官兵中发扬光大。

在北疆,我有幸采访了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戍边部队。营区绿荫无边,老兵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栽下的榆树和白杨遮天蔽日。“这些树木是老兵们种下的希望,是他们的精神象征,我们作为戍边的传人,一定要精心守护,一棵也不能少。”团长说。

第二天趁太阳刚刚跳出地平线,我背着相机去拍了一组白杨。树上自然形成的图案有的像人的眼睛,傲睨世间万物;有的像寿星老人,阅尽春夏秋冬;有的像神仙下凡,向我们昭示高原上的古朴神秘。它们手拉手站成排,树冠衔接处留下一线青天。多像察哈尔那组英雄的群雕,又多像那些身着橄榄绿的将士。他们传承着察哈尔英勇不屈的精神,用生命和热血戍边卫国。这里小至一棵树、一棵草、一朵花,大至一座山、一个敖包、一条河流,都彰显着自己的个性和血性,编织着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。这些故事随风飘荡,在广袤的草原上生根开花结果,生发出一片又一片美丽的景象。无数生命在这里起锚,向着金色的太阳歌唱。

位于中哈边境阿拉套山脚下的阿拉山口边防连,被称为“风口第一哨”。2021年,阿拉山口边境旅游区(含阿拉山口边防连)被命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红色旅游经典景区。我们去的时候正是炎炎夏日,气温高达40摄氏度。公路两边是一望无际的戈壁,除了稀疏的骆驼刺什么也没有。连队的哨所里,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。在营房左侧的山丘上,卫士们用山上拣来的白色砾石镶嵌成“祖国万岁”四个大字。营区右侧有一座“英雄山”,山上有14个人物雕塑,其中11个是全军英雄,还有3个是本连队的。连队入口处有一犬牙形巨石,上面镌刻

着“风口第一哨”。那字的落款很潦草,看不清是谁所书,而“风口第一哨”这五个字却潇洒如流,遒劲有力,透露出军人的英武之气。

营区呈长方形,围墙采用女儿墙的设计修建。女儿墙是城墙上面呈凹凸形的小墙。古代有敌人来犯时,守城士兵用这种齿形矮墙来掩护自身。我也听过坊间说法,女儿墙为阴,攻城者为阳,用女儿墙抵挡来犯之敌,能起到以阴遏阳,以柔克刚的作用。或许,“风口第一哨”的围墙已经失去了古老的作用,但墙上的一砖一石依然是祖国钢铁长城的构成。营区正面墙上嵌着浮雕中国地图,那上面标着北京和“风口第一哨”的位置。从地图上看,“风口第一哨”在“雄鸡”的尾巴上,只隔了一道铁丝网,对面就是异国。地图两边挂着一副对联:“祖国在心中,故乡在梦里。”戍边卫国的游子无论走多远,心里始终装着一个“大家”——祖国,也装着一个魂牵梦绕的“小家”——故乡。他们懂得一个简单而又深奥的道理,只有守好“大家”,才有安宁的“小家”。

天很热,风却很大。当地朋友说,这儿一年四季最不缺的就是风,风力最大时有十四级,刮得昏天黑地。战士们上哨时得手牵着手,稍不留神就会被风刮倒。在每年的新春晚会上,“风口第一哨”都会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拜年。戍边将士把祖国装在心中,祖国和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。从察哈尔人到今天的戍边卫士,他们是捍卫祖国边陲的刀剑,他们的业绩永远值得人们铭记。

走出“风口第一哨”,我耳边再次响起察哈尔人那高亢悠远的歌声:歌声从远古飘来,应征西迁边关。镇守边疆越百年,保卫国家意志坚。啊,忠诚的察哈尔人,卫国戍边的战斗者、英雄史诗的创造者……

在苏皖两省交界处的青峰山下,有一袖珍型湖泊,名曰星云湖。静卧湖畔与之相依相偎的,是一座民宿建筑,取名九间堂。

10月28日午后,我来到山谷之中的九间堂。前两天,这里下过一阵小雨,阳光柔和地照耀着,空气中溢满了深山的味道,清新、香甜,细细品味,还有树木花草与果实融合在一起的醇厚。呼吸着这样的空气,精神哪能不好呢!空气中一定有大自然馈赠的兴奋剂啊。

九间堂是民宿中的美人,其所处的环境和格调则为大美。前有照,后有靠,左青龙,右白虎,这是环境工程学最优的风水标准。而九间堂前有青峰山和星云湖,后方和左右全都是绵延起伏的青峰山。九间堂是地地道道的大山的宠儿,它被青峰山含在嘴里,托在掌心,拥在怀抱。

静美是九间堂生动的精神表情。作为追求审美的乡村民宿,在房前屋后路边池塘栽植各式各样的花草草是最简单不过的“花式手法”,这是民宿审美答卷的填空题。漫步九间堂大院,格桑花、波斯菊正含笑绽放。到了春天,则有灿烂的桃李登场。

鲜花对于九间堂,仅仅是美丽的点缀。把时间倒回去年冬天,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,一夜透雪把九间堂装扮成银白色的童话世界。雪是灵动跳跃的生命体,又是不同形态的美丽情人,在雪的装点下,九间堂或端庄或可爱,仪态万方。

九间堂的静又是什么模样呢?除了天南海北旅居的客人,广阔无垠的山谷无车马喧嚣,也无人声鼎沸。如果有人谈笑,七八十米开外都能听到。28日晚上,农历十月初四,一弯新月矮矮地挂在天上,羞答答地露了一面,就悠悠落山下去了。月光不甚明亮,但有了月亮升起,山川大地更显空阔和静谧。

沿星云湖的路边安装了一排排橘红色的路灯。行走在湖边,偶尔听到从大山深处传来短促的鸟鸣,与从湖水里突然溅出的哗啦水声一唱一和,那是鱼中的精英蹿出水面来看月亮的脸。万籁俱寂,可我分明想象得到大地深处平稳的心跳。

这是一片远离喧嚣和纷扰的世界,是一方充满活力的吉祥乐土。在如此幽静的时刻,我愉快地进入梦乡。

现在,民宿的设计大多具有相当的水准,单个看来也很赏心悦目,但把有些民宿放到周边的大环境审视,缺憾就很明显了:没有山,没有水,地域逼仄,也就缺少了蓬勃的朝气和灵秀的韵味。而坐拥青山和翠湖,正是九间堂的独特家世。

当地朋友告诉我,星云湖里有大鱼,曾经在秋冬季节看见青鱼挺着肚子在水面晒太阳。听罢介绍,我的手立马痒痒,拿起鱼竿装好饵料就往湖里抛。不

青峰山下

九间堂

□ 周旭



知是鱼太狡猾,还是气温偏低鱼儿沉潜不动,临到天黑方才拎上来一条活蹦乱跳的小昂公。

九间堂是安静的,但并不孤独。在西边的路坝下,有一栋白墙红瓦的楼房,主人是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两口。他们是九间堂唯一的劳碌。老两口的子女很有出息,早已走出大山,到城市安家立业。他们请父母亲到城里去,夫妇俩就是不愿意。在这个纯朴的农家小院里,茂密高大的绿树下有一汪灵秀的池塘,池塘旁边有一片随季节变换的瓜果蔬菜地,他们想吃什么就采摘什么,随心所欲,畅快极了,人生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、更有意义呢?

在海拔450米的青峰山上,有一座古云岫寺。第二天一早,朝阳刚刚升起,我在友人的陪同下,奋力攀登了上去。这是近十多年来第一次。

这是一座朴素的大山,没有登山道,难见登山人。呈35度的倾斜山路,全被坑坑洼洼的乱石覆盖。在我们的头顶,一竿竿粗壮的毛竹把天空和阳光遮得严严实实。凭着多年打乒乓球和骑山地车的底气,我一鼓作气爬到了山顶。进得庙门,但见断壁残垣,空无一人,塑像蒙上了厚厚的蛛网和尘埃。

我在很多地方都住过民宿,对民宿有一点体会,但这一次与以往有所不同。究竟有何不同,我还要好好思考。我想,人啊,不是孤立的存在,除了与同类产生必要的联系,也不能忽视我们所处的环境,江河湖海、山川日月,每时每刻都在向我们发出各种信息,加上人类的各种欲望,杂念和烦恼随之丛生。它们是幸福的羁绊,要完全消除它们,不容易,也不可能。李叔同先生临寂寝时说,悲欣交集。怎么消除这些悲的羁绊,要靠终生不移的修行。而旅游就是修行的途径之一,在旅游途中选择什么样的住处则大有讲究。窃以为,大山深处江湖岸边的民宿,也是进行人生能量转换和补充的优质能源再生基地。青峰山下,星云湖边,九间堂,是也。

纸窗听雪闲饮茶

□ 任随平

一盞茶的工夫,暮色低下了屋檐,雪就跟在沉沉暮色之后,肆意地落下来。落一场雪,在乡野大地,是村庄的福祉,是生命的渴求。

听雪,于纸窗之侧,最妙。纸窗里有乾坤,有文字的精灵,有唐诗宋词,有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”的旖旎,有“小桥流水人家”的空蒙,透着纸香,结着情缘,一页纸就能连接起远古与现代,一页纸里也能生长出蓊郁的树木,能够跳跃出如雪的刨花。当然,木格窗棂亦能幻化出一页页纸香,于是,一页纸立在木格窗棂上,就像一朵雪花黏附在洁白的墙面上,纸与窗俨然融为一体。何况,站立在窗棂上的纸页,一定是落着“红梅闹春”“喜鹊登枝”的图景,单这图景,就能让听雪的人醉在一场向往和幻想里。

听,雪敲窗。悄然,细碎,蹑手蹑脚的一声,雪粒用细碎的身体敲击着窗纸。雪粒的身体里是藏着梦的,那梦,从天国来,越过山野,翻过墙院,顺着杨树突兀的枝柯冷不防跳跃而下,恰恰落在临近的窗纸上,就那幻梦般的一声,似乎说出了什么,又仿佛没能说出口。听雪的人将耳朵凑近了些,屏住呼吸,听梦里的故事,有诗的韵味,有词的迷离,有淡淡的愁绪。哦,一粒雪就是一粒文字结出的童话。很久了,又是一声,听雪的人再次将耳朵凑近窗纸,那声响,却又悄然远去了。听雪的人伸手轻轻端过茶杯,吸一口,茶水氤氲着茶香。茶香有灵气,跌入喉管的那一刻,还会顺着鼻息跑出来,是猴魁,是六安瓜片,是安溪铁观音,是信阳毛尖,是大红袍,是红茶绿茶白茶黄茶黑茶,是一罐新启的毛峰,是

永远的葛根高勒

□ 万文丽



根河林间驯鹿 根河市文化旅游广电局 供图

河流,期待着它浴火重生的消息。

今年7月我回根河时,弟弟开车带我去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游览。根河的夏日如同内地的春日,天蓝云白,溪水清清,金莲花在翠绿的山野绽放,松鸡在幽密的林间嬉戏。此情此景勾起了我童年的记忆。我让弟弟停下车,钻到路边的一处松林寻找蓝莓。记得过去的林间空地上生长着很多蓝莓,还有蘑菇、木耳、蕨菜、越橘、稠李子、山丁子、蓝靛果,那时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提着竹篮去采集。后来由于人们过度采伐,林木没有了,这些山果也因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环境而减少,常常让钻入林中的孩子们空手而归。弟弟说,今天不会让你失望——国家实施禁伐政策后,森林迅速繁茂,林地面积成倍增加,林下的那些小植物、小动物自然也多了。果然,我们采到并品尝到了多年没有吃到的野果。

当我们到达根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时候,这里已游客如云,十分热闹。游客们多数携家带口自驾而来。停车场最抢我眼球的是几辆车牌为粤A、沪C的轿车,它们的主人风尘仆仆、千里万里,就是为了睹北国风情啊,我由衷地为家乡自豪。当我们避开商业街里的喧闹,站在观景台的时候,清澈透明的根河水在脚下缓缓流淌,我看到了真正的葛根高勒。放眼望去,银镜般的河水婉转在青青的草甸和灌木丛中,分割组成了无数的湖泊、河套、沙洲。不知名的水鸟在沙岸上散步觅食,温柔的风儿吹来,让人仿佛跨越到了暖暖的春天。河岸,一棵棵桦树少女般舞动着洁白的衣裙,诗意地与很多青年男女合影。弟弟说,根河的水像一支水彩笔,一年四季将宽阔的河谷描绘成不同色彩的画廊,然后才流向远方。他劝我换个季节再来欣赏根河的另外

一种风情。

在家乡逗留的日子里,我先后游览了伊克萨玛国家森林公园、牛耳河国家湿地公园、卡鲁奔国家湿地公园、满归贝尔茨河国家湿地公园、敖鲁古雅使鹿部落。我以为转得差不多了,弟弟却说差多了,他一口气道出了我还没有去过的几个旅游点:奥克里堆山、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、乌力库玛森林风景区、约安里观鸟区、鹿鸣山风景区、碧波山风景区、激流河谷……弟弟告诉我,现在的根河人仍旧靠山吃山,依托森林、河流、湿地和极寒气候,大力发展旅游产业,复兴了根河经济。

我在返回工作地的火车上眺望窗外闪过的大片大片的丛林湿地,忽然想,根河完好的生态支撑了它的旅游业发展,旅游业鼓起了人们的钱袋子,根河重新崛起的事实再次验证了那句名言: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